

(2) 斗米折腰

孙悟空认为，修行人不可能会常人一样怕冷的；孙悟空认为，修行人是不会需要那种死了一样的睡眠的；孙悟空认为，遇到危险向师父师弟们解释一下就可以了；孙悟空认为，只要是怀着善心、说出真话，就会有正面的理解反馈、可以达成内部沟通了。事实上，你知道，这是孙大圣一厢情愿的热心肠。

孙悟空神通高明、火眼金睛，是其他三个人早就领教过的事情了。尽管如此，当孙悟空对那“这一日又饥又寒”的玄奘说出来“那壁厢凶云隐隐，恶气纷纷，不是好处”，玄奘还是明知故问的反问老孙：“见有楼台亭宇，如何不是好处？”

眼见世俗的道理、出世俗的鉴定结论都无法劝动那急需庄户人家、庵观寺院、热腾腾斋饭的渴望，孙悟空笑了，只好说出来这种恶气的根由：“师父啊，你那里知道？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，善能点化庄宅。不拘甚么楼台房舍，馆阁亭宇，俱能指化了哄人。你知道‘龙生九种’，内有一种名‘蜃’。蜃气放出，就如楼阁浅池。若遇大江昏迷，蜃现此势。倘有鸟鹊飞腾，定来歇翅。那怕你上万论千，尽被他一气吞之。此意害人最重。那壁厢气色凶恶，断不可入。”

玄奘听闻之后，便说：“既不可入，我却着实饿了。”听这话语的口气，你就知道，在饥饿的迫使下，孙悟空的话基本上没有引起他的重视，只当作孙悟空一个阻止他进屋子休息的借口。既然你不让我休息，那我饥饿难耐的问题，当然得你来给我解决了！

孙悟空一个筋斗云，窜了上千里，化斋，遇到一个老汉，武力化到满满一钵热腾腾干饭。就这点小事，小说写了七八百字。你看那小说，具体如何写这化斋过程。行者随步观看庄景，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，头顶羊裘，身穿破衲，足踏蒲鞋，拄着杖，仰身朝天道：“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”然后一个哈巴狗警惕的旺旺声，把老汉和孙悟空两个人介绍到一起了。哈巴狗是纯粹的宠物犬，一般乡村人家，养的狗狗都是为了看家护院、甚至是为了狩猎。既然这老汉养哈巴狗，完全可以有理由推测，虽然他们这里是森林地带，他们这里非但没有妖魔鬼怪、毒虫猛兽，可能连一般的飞禽走兽都罕见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安逸平静的地方，就像夏尔的哈比人一样没有见过世面，甚至还可能是一个沉闷无趣的族群。那么，既然这样，老孙说是西天取经路过这里，就让这老汉觉得真是迷路的傻子一个。老者

闻言，点头顿杖道：“长老，你且休化斋，你走错路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不错。”老者道：“往西天大路，在那直北下。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，还不去找大路而行？”然后孙悟空如实回答：“正是直北下。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，等我化斋哩。”这话不说还好，这话一出口，行者出家人的形像在那老汉的心目中瞬间毁灭完蛋了，岂止是一个傻子怪人、简直就是一个生猛大胆的骗子，那老者道：“这和尚胡说了。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，似这千里之遥，就会走路，也须得六七日；走回去又要六七日，却不饿坏他也？”

孙悟空被质疑得一头雾水，以为继续深入细致的解释一下，就可以摆脱受损的形像了，于是陪笑道：“不瞒老施主说。我才然离了师父，还不上一盏热茶之时，却就走到此处。如今化了斋，还要趁去作午斋哩。”老汉见孙悟空说得如此有鼻子有眼儿的、而且看那

表情还真实感特强。真的给吓住了，以为这是阴间的鬼魂流浪到这里，被自己给撞见了。老汉一家人被吓得闭门不出，让脑袋被无故敲得乒乒响的老孙也懊恼，说那老汉是“老贼”，不解气还去抄了人家热灶的底。

为什么老孙会遇见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写上这么一段跟主题无关的故事？

那咱们返回去看看，老孙出发前的情节。悟空被玄奘支配前去化斋，悟空不放心他们的安危，嘱咐沙僧不要前行要仔细保护师父。交代完沙僧又交代唐僧，唐僧不耐烦。老孙要走又觉得心里隐隐不安，特地给他们画了一个保护圈。

但是，你知道，坐上没一会儿，唐僧就不耐烦了，开始背后叨咕孙悟空，欠身怅望道：“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！”既然师父开始寻找小辫子，老猪马上就递上来：“知他往那

里耍子去来！化甚么斋，却教我们在此坐牢！”然后老猪开始添油加醋，加强唐僧的疑虑和不忿。话还没说完，唐僧就投降了：“悟能，凭你怎么处治。”老猪否定孙悟空保护圈的功能，诉说坐着不动脚冷的害处，彻底击败了孙悟空的保护层。不，其实他击败的，是唐僧的正念。其实还不是老猪击败了唐僧的正念，是唐僧自己的低能疑虑、击败了他自己。

话说回来，为什么孙悟空这么谨慎郑重的叮嘱，禁不起唐僧的一个疑虑不信任呢？大家都是修行的路上、随时会面对妖邪，都是在搏命不是在玩游戏啊。

那，现在您应该知道，为何那老汉不相信孙悟空了吧？孙悟空说的话，对那愚昧顽痴的俗人老汉来说，远远的超出了他的认知层面、超出了他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。结果呢，在人家的心目中，孙悟空当不成有尊严有道行

的和尚、却被认作不知道是哪里飘荡来的孤魂野鬼。同样，方才孙悟空给唐僧讲解那楼宅凶气、海市蜃楼的事情，也是超出了唐僧的认知层面和接受能力。唐僧不是圣僧吗，不是经历过这么多磨难坎坷的修行人吗？怎么会这时候变得低级了呢.....

因为呀，小说中写得明白，饥寒交迫之下，他什么尊严都没有了。